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引鳳蕭
第十五回 功成馬鬣封三尺 壽進霞觴祝八秩

詩曰： 門迎斜照掩青螺，結網蛛饑俟蝶過。

得句多非惟冷嘯，閑愁莫遣且高歌。

庭花風掃留禽跡，幾帙塵封足蠹案。

窗外白雲停不去，招來雙鶴舞僬僬。

說袁漸陸為蒲原知縣，蒞任月餘，一日見一公呈，乃是蒼津載渡之事。說二強之事極其備細。袁漸陸拍案大怒道：「他自劉釗飛渡之後減價至一錢，怎麼如今反要二兩？料此二賊惡貫滿盈，數該盡於吾手。」遂差數快步來拿。誰知二強已先知，逃避不見。差人回覆道：「他渡船也不見，到家中去，連妻子也不見。」袁漸陸道：「且俟明日去拿。」

是日，本縣一個鄉紳來拜望，說及二強之事，袖中取出黃金數兩與袁漸陸，求勿治其事。漸陸道：「學生素性不愛財物，此不敢領命。」那鄉紳只得告退。漸陸遂喚里甲來吩咐道：「此賊逃避幾時，必復出來擺渡。那時潛來報我便了。」里甲叩樹而去。

過了數日，那鄉官竟自取金，只說縣官受了。二強知是無事，復未載渡。那時里甲報了袁漸陸。漸陸遂打轎，衙役隨著，竟到到蒼河渡口。二強正與人索銀嚷罵，漸陸喚衙役拿此二賊。眾人遂一哄下船，將二強捆翻，推到岸上。里甲已排香案，請袁漸陸坐下，喝道：「汝二賊逞凶肆虐，害盡良民。你指望以賂求免，誰知我老爺是個不要錢財，為朝廷出力，除殘去暴的。你且抬頭來看，可認得我麼？」

二強不敢抬頭，只俯伏乞饒。漸陸道：「你可記得飛渡黑飛神同來的就是我麼？你這二賊，我雖欲饒你，天理亦不容你。左右與我著實痛打！」皂快見本官吩咐，就用木板狠捶，板一換。二強叫苦連天，心上方知黃金是鄉官冒受去了。知縣就是袁漸陸。飲痛至二百餘，二賊遂氣絕。漸陸命拋屍於蒼津河中。

百姓稱快，都伏地哭謝，執香拜送。漸陸回署，申文上司，立了官渡，此害方息。百姓立碑亭於渡口，志袁公之德。後來劉釗死後，托夢於居人曰：「上帝憐我忠直，敕封我為蒼津河巡察判官。向年飛渡黑飛神劉君就是我也。」明日，居人我告你，你告我，都說此夢。眾人大驚，遂上呈於縣府。時知縣已非漸陸，與府尹各異其事，途命蓋廟。居人即於袁公碑亭之後，建造一座廟宇，裝塑劉釗之像。又塑二強之像，枷鎖跪於廟門之側，以示儆惡。自此廟中香火不絕。此是後話。

且說劉釗自白公與他娶妻，又分田莊，養其終身。後生得一子，感白氏之德，遂取名劉忠白。時方四歲，劉釗偶沾一疾，臥牀月餘，漸漸疾篤，喚妻張氏與子忠白來，吩咐道：「我生於吳地，誤入非類，虧白老爺另眼相覷，故今日有得你母子在眼前，不然已早絕於非命。今我死後，你母子可終身盡力白氏，無生二心，則我死亦瞑目。」言訖而逝。母子環泣。忠白奔至白家報了。白公與眉仙即日同歸，致哭甚哀，從厚入殮，又做些佛事，追薦劉釗。

過了月餘，白公謂眉仙道：「劉釗死，已經月餘，尚未卜宅。可買一地厝柩，以全其後事。」眉仙送請地理先生擇地，得吉於香市之南。那香市亦土名，其地周圍有二畝餘。遂告土築造，栽松柏千株。墳門前立兩根華表石柱。又豎一石碑，刻文志其事。作土擴，擴邊主石刻「宋故義士劉君之墓」。擇日出葬。

劉忠白母子送柩至墳上，見齊整異常，歡喜感激。刻時安厝。白公與眉仙同到，家人攜酒撰、錠帛致奠。其莫文曰：

啼飄悵兮，悲風。慨飄搖兮，轉蓬。皓縞夜兮，積雪。暫過目兮，驚鴻。哀人生之紛紜兮，飛花浙瀝而墮禍。條而聚散兮，莫識其真。天地為爐兮，糾錯舛分。嗟百年之孔易兮，何哀樂之不勻。撫音容之如昨兮，偶殊域之相親。出避難兮，人盤阿，月夕清歌。花晨屢過，醉濃鮮而擊擊，晃霜露之鳴河。何歡不賞，何賞不俱。共息禍以太康兮，聊逡巡於一隅。冀悲歡兮，頃刻決生死於須臾。見靈神兮，叱撥。倏難返兮，靈車。望三關兮，咫尺。魂歸來兮，滴居、土丘鬱兮，列遍流織。仰視浮雲兮，增感吁。

祭畢。忠白母子伏地拜謝，白公慰起，遂與同回。又常遣人致物，供其母子。後來劉忠白長成，亦娶妻生子，世世忠事白氏。

時眉仙二子白珊、白瑚，已四歲，垂髫美貌。西賓李仁夫，盡心訓誨。二子亦功課留心，遂大通文義。先生告眉仙道：「二郎年紀雖幼，文字亦頗可觀。今年學司考試，可令他去看看光景亦好。」眉仙大喜，遂治起行裝，命婉兒伏侍，自己同李先生領著二童到青州赴試。

二童進考，做完文字，拿至學司面前交卷。學司見二童年紀相仿、面貌一樣，又文字早完，以為奇異，問道：「汝二童是一家麼？」二童遂齊揖答道：「小童生同胞兄弟。」學司又問道：「你祖父是做甚的，喚甚名字？」二童答道：「姓白，祖名壤，號冀光。父名引號眉仙。祖曾為御史，父親是布衣。」學司見應對如流，遂道：「取方才文字與我看。」二童將文卷展開，雙手呈於案上。學司見義理甚得，益大喜，看了文字道：「此幼齡文字如此，後來未可料也。」遂親許以入籍。二童拜謝而出，以此事告知眉仙與李先生。

明日發案，二童果齊列於案上。眉仙與先生皆大喜。二童謝考、游庫過了，回家來，拜見祖父祖母並父母，又拜謝先生，厚送酬儀。各各歡喜。

過數日，適白公八旬誕辰。眉仙遂將果核祝壽，進觴而祝曰：「願訂蟠桃之祝，老父福享期願。」白公歡喜無限，接杯一飲而盡。合家都拜祝了。眉仙已備席於堂中。時三月下旬，天氣溶溶，團團灼灼。李先生亦出館來慶賀。然後白公同入座。先生正席，四下相陪。此日無外客，席間話舊，先生道：「白老支八旬之樂，又兼二孫入泮之喜，小弟待罪西賓，亦得沐餘寵，感謝非口出可盡。」白公道：「二孫賴先生詞課之功，又仗先生福力，僥倖列於簞序。只願日新月盛，後日若得錫命丹墀，老夫亦將拂拭模糊老眼，一開笑容，誠大幸也。」李先生又答問一番。

眉仙道：「今日老父八旬誕辰，吾無可致父，偶成數俚句於此，乞先生一政。」遂於袖中取出遞去。李先生看時，寫道：

白髮青瞳壽者身，霞觴進祝蹈微陳。

百年未盡七千日，三月逢過又一春。

瑤砌蘭芽初善後，芳林桂空盡開。

我懷欲借班衣戲，可奈沉酣。

先生看了道：「大妙華章，正好祝期願。」稱贊不已，盡歡暢而罷。

此時親戚朋友知白公八旬之喜，送禮拜賀的紛紛而至。又兼白珊、白瑚雙進了學，亦致禮稱賀。忙有月餘。此時四月天氣，炎熱異常。一日，眉仙於房中與鳳娘閑淡，說及二子齊入學之事，歡笑不已。鳳娘道：「方交初夏天氣，就這般炎熱。只是春天好。」眉仙道：「因春間閏了一月，今四月要當五月，無怪這般炎熱。」

霞蕭道：「我前日因閏春，要作閏春詩，見樂天遺稿有：「春賴閏加添」之句，我仍其體作得四首五言律，向不曾與你們看，恐你笑我。」眉仙道：「誰敢笑你，快取來與我看，替你刪閱刪閱。」霞蕭道：「想你刪閱來也有限，同我做的差不多。也罷，待我拿與你看。若刪閱得不好時，賞你兩個栗暴。」三人各笑不止。霞蕭遂於奩中檢出，遞與眉仙。鳳娘亦來觀看。只見上寫道：

其一

春賴閏加添，蘭房勝事兼。

袞零褻斗帳，試扮傍湘簾。

點額爭梅白，聯眉學柳尖。
東風渾不禁，應動楚腰纖。

其二

春賴閨加添，幽齋勝事兼。
蒂交蘭擷砌，尋盟燕歸簾。
玉瓣梅飛白，金芽柳綻尖。
佇看庭內鶴，學舞亦纖纖。

其三

春賴閨加添，紗窗勝事兼。
柳情含醉眼，梅信報疏簾。
藝鼎煙飛渺，儒毫雲暈尖。
賞心書半榻，靈蠹步香纖。

其四

春賴閨加添，園林勝事兼。
梅森鶯避彈，巢累燕穿簾。
花摘針蜂小，雷抽芽荀尖。
麻枝春意足，青手覺纖纖。

眉仙看畢道：「好，好。不消刪閱。」

鳳娘道：「真個虧他構思甚巧，落韻清新，不讓江、班之學。不消刪閱，亦不消打栗暴矣。」三人大笑而散。

時西賓李仁夫因有疾回家去調治，眉仙遂自己訓導二子。二子時已成立，真正聞一知十，穎悟異常，才思大進。誰知李先生一病不起。白珊、白瑚弔哭甚哀，喪葬半是白家相助。

又過一年。時仲春下旬，尚凜冽極寒，庭中梅花猶盛開，眉仙與鳳娘，霞蕭出來看梅。鳳娘道：「你久不曾做詩，今此好梅，胡不一詠？」眉仙聽了，就取筆硯，坐於中堂，磨墨濡毫。舉筆將書所詠，鳳娘道：「做好些。若做得不好，刪閱出來亦要打栗暴。」三人各大笑。眉仙詠道：

謝絮裁成詠素新，薛垣元是護寒香。

惟招夜月同清風，瘦影移來半竹牀。

眉仙停筆思吟，忽見婉兒走來道：「老爺請大相公進去講話。」眉仙聽了遂放下筆，忙走進去。鳳娘與霞蕭就收筆硯詩句進房去了。未知白公喚眉仙有甚麼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